

法·国·文·学·经·典
FAGUOWENXUEJINGDIAN

幽谷百合

【巴尔扎克 / 著】 韩沪麟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J. GEORGE WILKES, M.D., F.R.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谷百合/(法)巴尔扎克著;韩沪麟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7-80647-560-7

I. 幽... II. ①巴... ②韩...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544 号

书 名: 幽谷百合

作 者: (法) 巴尔扎克 著 韩沪麟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1.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560-7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费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特利小姐的诱惑，坠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作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费利克斯赶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隐衷。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悲歌。古堡发生的故事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日政变”的影响、宫廷的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这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法国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献 给
医学科学院院士
J. — B. 纳加尔先生

亲爱的大夫，这儿是缓慢而辛勤建筑起来的文学大厦的第二层基石中加工最精良的石块之一，我愿在这块石头上刻上您的名字，这不仅为了向曾经救过我的命的学者致谢，也是为了颂扬我那朝夕相处的朋友。

德·巴尔扎克



给纳塔利·德·马内尔维尔伯爵夫人的信

我满足您的愿望。如果我们爱这个女人比她爱我们更为强烈的话，那么她就取得了让我们随时忘记良知的准则的特权。您稍不遂愿就会难过地嘟起了嘴，为了免得您产生这样的表情，也为了不愿看见您的额上出现皱纹，我俩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感情的距离，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了前途。现在，您想知道我的过去，全在这儿了。不过，您得知道，纳塔利：我虽服从了您的旨意，但也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的。有时，即使在我陶醉在幸福之中时，也突然会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可是您有什么可生疑的呢？在我沉默不语时，您又何必像被人追求的女人那样娇嗔地生我的气呢？您难道不能适应我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变化而不问其原因么？在您的心坎里莫不有什么隐衷，为了原谅自己，需要我内心的秘密作陪衬么？总之，您已经猜到了，纳塔利，并且，把一切都让您知道，也许更好一些：是的，我的生活被一个幽灵控制着，只要有一句微不足道的话刺激它，它就会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这个幽灵时常还会主动在我头上晃动。在我的灵魂深处埋藏着辛酸庞杂的回忆，就如这些海中生物，风平浪静时，人们还看得见它们，遇到暴风雨，波浪就把它们撕成碎块，一段段扔在沙滩上。思想需要清理才能表达出来。虽说做这一份工作就会勾起旧日的激情，而这种感情突然爆发，会使我痛苦万状的，然而，在这次忏悔中倘若有什么情节使您伤心的话，您还得回忆一下，当时如果我不服从您，您就要吓唬我了；因此，您就别因为我听从了您而惩罚我吧。我只希望，我的坦白会使您更加爱我。晚上见。

费利克斯



两种童年

有些人心灵里的幼嫩根芽在家庭这块土壤里触到的却尽是一些坚硬的岩石，它们长出的第一批嫩叶就被仇恨的手掐去，它们的花朵在盛开时就遭到霜冻侵袭。如有这么一天，要描绘出这些人默默忍受的痛苦，要把最动人的悲歌抒写出来，那该出自哪一位多情才子的手笔呢？当一个孩子的嘴唇吮吸到的是一只苦涩的乳房，当他的微笑总是被那严厉眼睛射出的凶光所压抑，又有哪一位诗人会把这个孩子的痛苦倾诉给我们听？如果有一本小说描写那些备受周围的人压迫的心灵，而这些人被安排在他们周围原是为了有利于他们的感情的发展，那么这本小说正是我青年时代的写照。我，一个幼儿，谈得上能伤害什么人的虚荣心呢？我的生理和性格上有什么缺陷使我该遭到母亲的白眼呢？我难道像那些出生就不合法，活着就该受到谴责的孩子那样，只有尽义务的份儿吗？

我给寄养在乡下，被家庭忘却了三年，当我重新返回到双亲身边的时候，在家里简直算不了什么，只能受到家人的一丁点儿怜悯。一开始我就无足轻重，而我又不懂得利用某些感情和机遇以提高我的家庭地位。在我的家中，孩子什么都不懂，大人也一无所知。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非但不同情我的命运，反以折磨我为乐事。孩子们之间往往有些默契，相互隐瞒各自的过失，并且已经开始学会了如何保全自己的面子，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哥哥做错了事，我常常还要代他受过，受到委屈，还不能申辩。阿谀逢迎，在孩子们的心中已萌发幼芽，难道是这种心理促使他们折磨我，让我伤心，去向他们自己也十分畏惧的那个母亲讨好么？还是他们的模仿的天性在起作用？是他们需要炫耀自己的力量，还是他们本来就缺乏同情心？也许所有这种种原因都有，才剥夺了我们之间的手足之情。我得不到任何爱，也什么都不能爱，而



大自然却使我生来情感丰富！一个天使会听到这个情感不断遭到摧残的善心人的叹息吗？如果在某些人的心灵中，那些被人看成一文不值的感情会转化为仇恨的话，那么在我的心中，这些感情就会集中在一起，并在我心上挖出张温床，日后，感情就从那儿喷射而出，影响我的一生。就本性而言，担惊受怕的习惯使人畏畏缩缩，并产生恐惧，而恐惧又总是迫使人忍让。软弱就是这样来的，它使人变得猥琐，唯唯诺诺。但是，这些无休无止的折磨却使我养成了一种显示自身力量的习惯，这种力量经过锤炼而不断增长，并使我惯于未雨绸缪，精神上先提防起来。我像殉道者等待一次新的打击那样，总是在等着一次新的痛苦，因而整个内心世界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消极的顺从，在这种情绪之下，孩提时代的那种天真烂漫和活泼好动的天性统统遭到了扼杀。我的这种神态被看成是白痴的征兆，从而证实了我母亲不祥的预言。我确信自己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这样就过早地激发起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尊心那理性的果实；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心理制止了这样的家庭教育所鼓励的不良倾向。虽说我被母亲撇在一边，但有时她也会为我操心，偶尔还会谈起我的教育问题，表现出愿意关心这件事的意思。那时，我一想到与她天天接触将给我带来的痛苦，就会毛骨悚然。没人管我，我反感到幸运，能够独立呆在花园里玩玩石子，看看小虫，望望蓝天是我莫大的幸福。孤独常使我想入非非，但我耽于幻想的偏好还是在一次经历中养成的，您将从中了解到我最初的种种不幸。我太无足轻重啦，连女管家都经常忘记叫我去睡觉。一天傍晚，我悄悄地蹲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面，带着好奇的心情，入迷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孩子对什么都好奇，而我的过早的忧郁又在这种心情之上增添了某种感伤的智慧。姐姐们在玩耍和叫嚷，她们从远处传来的喧闹声仿佛是为我的幻想伴奏。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不巧，我的母亲发现我不在。我们的管家卡罗丽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小姐，她为免受责备，便迎合我母亲对我的偏见，说什么我讨厌这个家，如果不是她仔细管着我，我已经逃之夭夭了；还说什么我并不傻，而且还挺狡猾，在她照看过的所有孩子当中，她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像我这样品行恶劣的孩子。她明明知道我总是呆在无花果树下面，却装做寻找我的样子，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回答了她；她就径直走了过来。

她问道：



“您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看星星。”

“您不是在看什么星星，”我母亲说，她站在阳台上听我们说话，“像您这样小小年纪能懂得什么天文学么？”

“啊！夫人！”卡罗利娜小姐大声嚷了起来，“他把水池子的开关打开了，花园给水淹啦！”

这一下可热闹了。我的姐姐刚才为了看淌水好玩，把开关拧开了，可是当她们看见水柱喷出，从四面八方洒下来的时候，她们吃了一惊，不知所措，没有拧好开关，就跑掉了。现在她们却一口咬定是我想出了这个恶作剧，我刚为自己辩白，她们又指责我在扯谎，因此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罚不当罪！就因为我喜欢看星星，我真是受尽了挖苦嘲讽，打那以后，我的母亲再也不许我晚上在花园里逗留。专横的禁令反而会使孩子们产生比成年人更加强烈的好奇心；孩子们总是只想着大人不许他们做的事，那些事对他们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就是因为星星而常常遭到毒打。我谁也信不过，只得像孩子在初生时牙牙学语那样，用他们那种表达最初的思想时有趣的内心独白向星星诉说我的悲伤。即便在十二岁上我在读中学时，我仍然常常凝望着星星，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一个人幼年时得到的印象总会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我的哥哥夏尔，比我大五岁，以前他是个漂亮的孩子，现在成了英俊的小伙子。他既是父亲的宠儿，又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他是全家的希望，也是家中的国王。他的身材高大，长得也很结实。他有一个家庭教师。我呢，我既瘦小又虚弱，五岁时，就被送到城里的一家寄宿学校去当走读生。每天早晨由父亲的贴身仆人送去，晚上再由他接回来，出发的时候，我总是提着一只篮子，里面将就放着一点儿吃的，而我的同学们却带了丰盛的食品。我的寒酸和他们的阔气形成的鲜明对照，使我痛苦万分。在早餐与放学后回家吃的晚餐之间，每天中午我们在学校吃饭，那一餐的主菜是著名的图尔熟肉酱和油渣。这个菜，一些馋鬼是赞不绝口的，但在图尔贵族家庭的餐桌上却不多见。就算我在去寄宿学校之前已经听人说起这个菜，我也从来没有运气可以尝尝抹上这种褐色肉酱的面包片的滋味；然而，即使这种肉酱当时在寄宿学校里尚未时兴，



我想尝尝这种肉酱的欲望却很强烈，它已经牢牢地缠住了我，就像看门人烧的蔬菜炖肉引得巴黎某个高雅的女公爵馋涎欲滴一样，她作为女人，当然能如愿以偿啦！别的孩子从我的目光中猜出我在觊觎着什么，就像您能从眼睛里看出爱情来一样。因此，我就成了他们嘲弄的理想的目标。我的同学几乎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他们走来向我介绍他们美味的肉酱，并且问我是否知道肉酱是怎么做的，在哪儿有卖，我为什么没有。他们边舔嘴边吹嘘自己的肉酱——这些像熟块菰一样的猪油渣渣；他们翻遍了我的篮子，只找到一些奥利费干酪或者干果。因此他们总是以“你难道什么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来折磨我，使我不由得意识到了我的哥哥和我之间的差别。

我自身的寒酸与他人的幸福形成的鲜明的对照，玷污了我的玫瑰色的童年，也使我绿色的青春黯然失色。有一次，我上了一个好捉弄人的同学的当，他假装慷慨，虚情假意地要送我一块我渴望已久的面包，可是，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他却在预先串通好的同学们的笑声中把手缩回去了。如果最高尚的人也多少有一些虚荣心的话，那么对一个看见自己受人歧视、耻笑而嚤嚤啜泣的孩子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这类恶作剧使多少孩子变成贪吃的、伸手乞讨的胆小鬼啊！为了免遭捉弄，我奋力抗争。人到绝望时也就无畏了，我变得非常可怕，可是我也就成了众人厌恶的对象；面对着种种算计，我束手无策。一天傍晚，我走出校门时，有人把一块手绢包满了小石子打在我的背上。我家的仆人替我狠狠地报了仇，可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立即叫了起来：

“这个该死的孩子只会给我们带来烦恼！”

在家遭人白眼，在外又惹人讨厌，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暴自弃的境地。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都变得寡言少语了。雪上加霜，使我心中的幼芽迟迟不能开花。我看见的那些受人喜爱的孩子都是些不受管束的顽童；就是凭着这样的看法，我才孤芳自赏，独善其身。因此，我的内心老是受到压抑，难于把感情倾吐出来。老师看到我总是这样忧郁、孤僻、令人讨厌，便认定我的家庭错误地怀疑我的本质不好是不无道理的。从我会写字和读书的时候起，我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奥拉托利教会办的勒伏依桥中学，这个学校把我这样大年纪的孩子编在一个叫“稀



里糊涂”的班级里，有些低能的小学生连拉丁文入门都学不会，也呆在那个班级里。

我在那个班呆了八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家里的人，过着一种贱民般的生活。下面就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的。我每个月只有3法郎的日常零用，这点钱刚够买纸、笔、刀、尺和墨水等我们必须自己购买的文具用品。这样，我既不能买玩具高跷和绳子，也不能买任何中学生娱乐所必需的东西。于是，我被剥夺了游戏的权利；如果我要和大家一起玩，那就不得不奉承我们班里那些有钱的同学，拍那些有势力的同学的马屁。孩子们很容易染上的这类软弱卑怯的行为，我一想起就会心惊肉跳。我常常呆在大树下面，可怜巴巴地乱想一气。有时，我在那儿读着图书管理员每月分给我们的书籍。在这可怕的孤独之中，深深地隐藏着多少痛苦啊！我太苦恼了，才会这样自暴自弃！请设想一下第一次授奖时我幼稚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吧。在这次授奖中我获得了最受重视的两项奖——法文译成拉丁文和拉丁文译成法文。当我在欢呼声和乐曲声中走上奖台领奖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来向我庆贺，而整个大厅里却坐满了我的所有同学的家长。按照惯例，我应该去吻发奖者，可是我却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泪如雨下。晚上，我把得来的桂冠放在火炉里烧了。发奖仪式前要表演节目，在排演的那个星期里，家长们就呆在城里，所以，我的同学们一清早就高高兴兴地走了；而我呢，我的父母离开这儿有几法里路远，所以只好和那些家在海外领地或外国的所谓“海外生”一起呆在院子里。晚上，做祈祷的时候，那些没有教养的同学就向我们吹嘘他们与父母亲一起用的晚餐如何丰盛。您以后总会看到，我日后将要进入的那个社会圈子将会使我的不幸日甚一日的。我好像命中注定只能幽居独处，为了和这个命运抗争，我不知作过多少努力！长久以来，我满怀激情，设想了多少美妙的前景，却在一天之内化为乌有。为了让父母亲下决心到学校来一趟，我给他们写了许多封充满感情的信，感情表达得可能有些夸张，可是，这就应该遭到我母亲的责备、对我的文笔讥讽挖苦吗？我没有因此而泄气，答应满足他们提出的到学校来的条件，同时我还恳求我的姐姐们帮助我，每逢她们的命名日和生日，我总是用那些被遗弃的可怜的孩子都有的那种口气，恰如其分地给她们写信，然而这只不过是白费劲。随着发奖日子的临近，



我的恳求就更殷切了，我预感到我会成功，我把这些都写在信上了。父母未作答复，我以为他们同意了，兴奋异常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我还把这一切告诉了同学。每当有家长们到达时，院子里就响起了看门老头的脚步声，来叫他们的孩子，这时我就感到心跳得厉害。可是，这个老头却从来没有喊到过我。

在我忏悔的那一天，我谴责自己曾厌恶人生，神甫向我描绘了天主答应让我进去的，棕榈树开着花的天堂的情景；因为救世主曾经说过，*Beati qui lugent!* 在我第一次领圣体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了祈祷时神秘而深邃的境地，祷词中那种以道德上的完美境界使青年人心驰神往的宗教思想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怀着无限虔诚的心情，请求天主重新为我显现我在《殉圣徒录》中读到的迷人的神迹。在五岁的时候，我曾向往着飞到一颗星星上去；十二岁上，我又想去即击圣殿的大门。醉心于宗教使我产生了许多奇异的梦想，这些梦想大大地丰富了我的想像，充实了我的柔情，加强了 my 思考能力。我以为这些瑰丽的幻觉是负责使我的灵魂顺从天命的天使所赐：赋予我的双眼以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是这些幻觉；一个不幸的诗人命中注定是有能力对感觉到的与现实存在的，对奢想的与实际得到的少量的东西进行比较的，使我感受到诗人这样的魔力的亦是幻觉；这些幻觉在我的思想里形成了一本书，书中，我能读到我应该表现的东西；最后，使我具有即兴能力，善于出口成章的还是这些幻觉。

我的父亲对奥拉托利教会的教育方法有些怀疑，便把我从勒伏依桥中学接回，送到巴黎市“沼泽”区的一个学校里去。那时我十四岁。入学考试是凭我的智力通过的，勒伏依桥中学的高班学生被认为可以编入三年级。在勒皮特尔寄宿学校学习期间，过去在家中，在小学和中学里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又以新的形式折磨着我。我的父亲不给我一分钱。当我的父母得知我有吃有穿，脑子里装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之后，便没有什么可以牵肠挂肚的了。在整个中学时代，我认识了近千名同学，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别人的父母是这样冷漠无情的。勒皮特尔先生是波旁家族的狂热崇拜者，在忠诚的保王党人试图从“圣殿”中劫走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年代里，他和我父亲曾经有过交往。他们重新有了往来后，勒皮特尔先生认为我父亲不该把我遗忘，有必要弥补一下。但是，他按



月给我的钱少得可怜，因为他对我家的意图不清楚。寄宿学校设在一座名叫“快乐”的古老邸宅里，像所有古老的领主邸宅一样，这里也有一个门房间。在伴读教师把我们带往查理曼中学之前的娱乐时间里，有钱的学生总是到一个名叫杜瓦瑟的看门人那儿用早餐。学生们为图方便，打心里喜欢杜瓦瑟，而他却是一个真正的走私商贩。勒皮特尔先生或者是真的不了解，或者是容忍杜瓦瑟的交易，总之，杜瓦瑟是学生的越轨行动的暗中保护者，是我们外出迟归的知情人，也为租借禁书的同学穿针引线。早餐喝一杯牛奶咖啡是一种贵族嗜好，因为其价格贵得惊人，这是在拿破仑时代殖民地的食品涨价的结果。如果在家里，喝咖啡和吃糖是一种奢侈的话，那么在我们之间，这就形成一种可以自吹自擂的优越感。假如模仿、贪吃、追求时尚的欲望还不足以使我们头脑发热的话，那么这种虚浮的优越感也会使我们冲动。杜瓦瑟允许我们赊账，他知道学生总有个姐姐或姑姑什么的，她们为了学生的名誉，总会替他们还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顶住了这个酒店柜台的诱惑。假如判断我人品的人知道这诱惑的力量有多大，我向往禁欲主义的无畏精神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我怒火中烧，却又克制住没让爆发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擦干我的泪水，而不会让我伤心落泪。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能具有对别人的蔑视不屑一顾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吗？其次，我自己也感到似乎受到了社会上某些恶习的侵袭，我有些儿动心，因此诱惑力也就更加大了。

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我的父母来到了巴黎。他们到来的日期是由我的哥哥告诉我的，他就住在巴黎，但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的两位姐姐也旅游到此，这一次我们合家大概能一起逛逛巴黎了。第一天，为了到法兰西喜剧院去，我们将在“王宫”进晚餐。虽说这些喜出望外的游乐活动的计划使我飘飘然，但是，屡遭不幸的人能很快地敏感到的风暴却把我的欢乐一扫而光。我不得不说出欠杜瓦瑟先生一百法郎这件事，他已威胁说要亲自向我的父母索回这笔钱。我打算请我的哥哥去把杜瓦瑟的话转达给父母听，让他把我的内疚心情告诉他们，并替我说说情。我的父亲倾向于宽恕我，而母亲却毫不动心，她那深蓝色的眼睛逼视着我，使我直发愣。她咆哮着说：我才十七岁就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将来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是她的儿子吗？我会不会把这个家都给毁



了？家中难道就我一个孩子吗？我的哥哥夏尔选择的职业难道不需要专门为他存一笔钱吗？他的行为能为家庭增光，这样做值得，而我就该成为家庭的耻辱吗？我的两个姐姐出嫁时能没有嫁妆吗？我难道不知道钱的价值，以及自己的份量吗？上学要糖和咖啡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不是所有的坏事都要学会了吗？……和我相比，马拉可算得上是一位天使了。我饱受了这连珠炮似的一顿臭骂，心中的万般恐惧也给骂跑了。随后，我哥哥把我送回了寄宿学校，我失去了在“普罗旺斯兄弟”饭店就餐的资格，同时也被剥夺了去看《勃里塔尼克斯》一剧中的演员塔尔玛的权利。这就是我和我母亲分别十二年后的一次见面的情形。

结束了人文科目的学习以后，我父亲把我交给了勒皮特尔先生监护：我应该学习高等数学，学一年法律，开始更高一级的学习。我虽然仍旧寄宿，但有了一间自己的卧室，又从班上解脱出来，我以为我的不幸生活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虽然我已经十九岁，或者说，可能正是因为我十九岁的缘故，我的父亲继续过去那一套，就像送我上小学不给口粮，上中学不给一点零花钱，逼得我向杜瓦瑟借债那样。我只有很少一点儿零用钱。在巴黎这个地方没有钱能做什么呢？况且我的自由也被勒皮特尔先生巧妙地拴住了。勒皮特尔先生总是让一个伴读教师一直把我送到法律学校，当面交给老师，放学以后再把带我带回去。对一个年轻女子的管束也没有我的母亲对我的防范那样严。我的父母把巴黎视为洪水猛兽是理所当然的。男学生在寄宿学校里私下关心的也正是那些小姐们向往的事情。无论管教如何严格，女学生们谈论的总是情人，而男学生呢，总是女人。但是，在巴黎，当时同学们之间谈论的主题却是王宫中的苏丹和色彩浓烈的东方世界。王宫是爱的乐园，在那里，夜间，成块成块的金砖像水一样流淌；在那里，不必羞羞答答，犹犹疑疑的；在那里，最强烈的好奇心也能得到满足！王宫和我，我们是两条同向但不能相交的渐近线。下面来谈谈命运是如何挫败了我的理想的。

我的父亲还把我托付给住在圣路易岛上的我的一个姑妈。每星期四和星期天我得在她家晚餐，勒皮特尔先生或他的夫人每逢这两天出门，就顺便把我送去，晚上再把我接回他们家。多么奇特的娱乐活动啊！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是一个身材高大，十分讲究礼节的女人，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给我一分钱。她衣着奢华，老得像一座古老的大教堂，把自



己打扮得像一幅工笔画上的人物。她在自己府邸里的生活方式，就好像路易十五还没有死似的，她结交的尽些老妇人和老绅士，这是一群化石般的老朽之人，处在他们当中，我以为进入了墓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对他们先开口。那些向我投射过来的敌视的、冷冰冰的目光使我因年轻而自惭形秽，因为这一点似乎使他们所有人都感到别扭。我盘算着哪一天一等晚餐结束，我正好可以利用他们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溜到森林画廊去，这准会一举成功。每到玩惠斯特牌的时候，我的姑妈就再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她的随身侍仆约翰也不太关心勒皮特尔先生；可是，由于用餐人下巴颌不管用和一口假牙不方便，这顿难受的晚餐不幸一拖再拖。终于有一天晚上，在八、九点钟之间，我成功地登上了楼梯，紧张得像比昂卡·卡佩洛逃跑时的心情那样。然而，当看门人给我拉门绳开门的时候，我看到勒皮特尔先生的那辆公共马车停在街上，这个老好人气急败坏地呼唤着我。在王宫的地狱和我青春的天堂之间，好像命中注定似的，已经发生了三次意外了。我活到二十岁，还无知无识的，感到十分羞愧，这一天，我决心不顾一切风险来结束这种状态：勒皮特尔像路易十八那样胖，而且一只脚还是畸形的，他的行动十分艰难。当他登上马车，我正准备不告而别的时候，啊！得了！我的母亲突然坐驿站快车来到面前！看见她，我吓得怔住了，就像小鸟见到蛇那样呆在那里。什么风把她给吹来了？哦！原因再简单没有啦！拿破仑准备试试最后的运气。我父亲预感到波旁王朝会重新上台，所以他到这儿来向我那个已在帝国外交部任职的哥哥打招呼。他是和我母亲一起离开图尔的。对那些头脑清楚地注意着敌军进展的人而言，首都已不是安全之地。母亲为了使我免遭不测，这次特地来把我接回家去。正当巴黎的暂居生活将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只消几分钟，我就从巴黎被带走了。

被抑制的欲望不停地在我的思想里扰动，使我非常苦恼。我的生活拮据，总是缺吃少穿，又使我很厌烦。因此，我只得埋头去学习，就像以前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的人，把自己关进隐修院里一样。年轻人正当青春年少，应该纵情欢乐的时候，我却关起门来，拼命读书，这种劲头本可能断送我一生的。

您不难猜出，我的青年时代是多么坎坷曲折了。我只是轻描淡写地



叙述了一下，但为了说明这个阶段对我一生的影响，这确实有其必要。

我的生活凄苦，郁郁寡欢，过了二十岁，还是长得又瘦又小，脸上没有血色。我的想法很多，拖着孱弱的身子，奋力挣扎。按照图尔的一位老医生的说法，在造就我钢铁般性格的过程中，我的表面虚弱的身体实际上在经受着最后一次磨炼。我少年老成，书读得很多，考虑得也多，当我即将在人生曲折的羊肠小道上看见重重困难、在生活的平原上看见条条砂石路时，我只是通过思辨对它的高远境界有所认识。一些意想不到的巧合都一一过去了，我终于迎来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时，思想开始躁动不安，情欲在心里萌发，一切都显得美好和新鲜。我的青春期虽过，但由于我专心学习，稚气还未脱尽；我虽即将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但男性的气概却姗姗来迟。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男子能像我那样感觉灵敏，生性多情。为了使您更好地理解我叙述的故事，请先费心回忆一下过去那段美好的日子吧。那时，心地单纯不会撒谎，而心里有话，嘴上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在低垂的眼皮下，目光是那么真诚无邪；那时，精神决不会为世界的虚伪诡谲所屈服，但胆怯的心情与见义勇为的性格却在剧烈地冲突较量着。

我丝毫不想跟您谈论和母亲从巴黎到图尔的那趟旅行。她那冷淡的举止把我满腔热情全压了下去。从每一个新的驿站出发时，我总指望能开口谈一谈，可是，只消她一个眼神，一句话，就把我小心翼翼想好的开场白给吓跑了。在奥尔良，睡觉的时候，母亲责备我寡言少语。我扑到她跟前，抱住她的双膝，禁不住失声痛哭。我毫不掩饰地向她表白自己的一片柔情，力图用充满感情的、娓娓动听的言词打动她，那种语调甚至连一个晚娘听了都会动情的。母亲回答我说，我是在演戏而已。我抱怨她对我漠不关心，而她却管我叫不近人情的儿子。在布卢瓦，我难受极了，在桥上狂奔，想一头扎入卢瓦尔河了却此生，可是，因为桥栏太高而自杀未遂。

我到达的时候，我的两位姐姐压根儿不认识我，乍一见面，与其说她们是满心喜欢，还不如说她们表现为惊奇来得贴切。然而，过了不久，与先前的态度相比，她们似乎和我友好起来了。我被安排住在四楼的一间卧室里，只要我告诉您，我的母亲给我，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留下了些什么东西，您就会明白我是何等的艰苦。她留给我的内衣，只是



我在寄宿学校穿过的这小小一捆，外套呢，也只是我在巴黎穿过的那几件。要是我从客厅的一端奔到另一端为她捡块手帕，她也只不过像主妇对待她的仆人一样冷冷地说一声谢谢。我不得不察言观色，想看看在她的心灵深处是否有一些可以突破之处，让我在上面架起一座感情的桥梁。我发现她是一位干瘪瘦削、身材高大的贵妇人，好赌，自私，和所有的利斯托迈尔家族的女人一样放肆无礼。在这类妇人身上，无礼是她们的嫁妆。生活中，她看到的只是需要尽责而已，我所遇到的所有冷酷的女人几乎都像她那样，迷信职责。她接受我的敬意犹如一个传教士领受做弥撒时的香火一般；我那哥哥却似乎懂得了她心灵上惟有的一点点母爱。她时不时地用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的话来刺痛我们，这是没有良心的人的武器，她使用这件武器来对付我们这些无法回嘴的人。

尽管母亲和我们格格不入，但我们对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血肉之情；母亲使我们惶惶不可终日，若要我们对她完全绝望，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和她还是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持着表面上崇高的母子之情。直到有一天，我们阅世已深，这种感情才真正破裂了。

从这一天起，孩子们的报复开始了。孩子往日对母亲已经失望，加之他们从外面引进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非正统思想，于是对她更是冷淡，这种心情一直延续到她死后。这种可怕的专制态度打消了我在图尔时渴望得到满足的种种奢望。我绝望地一头扎进了父亲的图书馆，所有我陌生的书，我都要拿来读一读。长时间的阅读使我避免了与母亲的任何接触，这样，又使我的性格更加孤僻。有时，我的大姐，就是与我们的表兄德·利斯托迈尔侯爵结婚的那一位姐姐，试图安慰我，但却不能平息郁积在我内心的忿忿之情，我真想一死了事。

这时，对我来说，一些陌生的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德·昂古莱姆公爵从波尔多出发去巴黎会见路易十八，途经每一个城市都受到热烈的欢呼。这种热情，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也曾感染了古老的法兰西。都兰纳为欢迎其合法王子而群情激奋，城里热闹非凡，窗户上挂满了彩旗，市民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庆祝活动在积极筹备着，还有一种我也说不上来的、令人昏昏欲醉的气氛，所有这一切撩起了我去参加为王子而举办的舞会的强烈愿望。那时，我的母亲病很重，不能参加节日活动，而当我壮着胆子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愿望时，她却气得怒不可遏。她说难道我